

目 录

李书城诞辰105周年 李汉俊遇难60周年 纪念

忆辛亥老人李书城.....	(1)
李书城先生几件事.....	
.....严西岩口述 朱茂凡整理	(8)
接待李书城先生第一次回乡视察散记.....	曹祥荣 (16)
记李书城先生第二次回乡视察城南中学.....	陈良全 (19)
回忆我父亲李汉俊烈士.....	李声馥 (21)
我对汉俊的点滴回忆.....	
.....薛文淑口述 李新福整理	(27)
回忆李汉俊老师.....	夏之栩 (36)
我所了解的李汉俊.....	刘弄潮 (42)
湖北省委讨论过李汉俊恢复党籍问题.....	袁溥之 (48)
学界泰斗 人世楷模	
——李汉俊传略.....	李乾三 (50)

往 事 回 首

金戈铁马历八年.....	万枚子 (61)
忆白眉毛徐文卿老先生.....	魏孝淳 (73)

人 物 春 秋

- 甘鵬云传略……………张鹤云(76)
甘鵬云不掠人之美……………张鹤云(95)
甘鵬云生活拾零……………詹寿芳(97)
六十二年前和甘月老的一首诗……………万枚子(99)
万宗孔传略……………宋家斌(100)
复《潜江文史资料》编委
 关于征集先父万宗孔史料的信……………万良淦(104)
胡忠民先生的一生……………任继昉(105)
李瑞臣其人其事……………梁 言(114)

革 命 风 云 录

- 忆襄南军民营救的第一个美国飞行员……………夏 菱(118)
襄南抗日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刘 真(123)
回忆荆潜县参议会……………蔡元农(133)
回忆天潜沔县临时参议会……………万洪纶(140)
天潜沔县行委会和临时参议会的回忆……………雷春荣(143)
从江汉报到湖北日报的诞生……………黄凤聆(148)

倪 辑 伍 史 料 选 登

- 当联保主任以前的舅兄倪辑伍……………
 陈木山口述 王家炎整理(151)
洪宋奇事……………刘泽庚(153)
我跟倪辑伍团长当警卫员……………何本当(161)

王 劲 哉 史 料 选 登

- 一二八师从军记……………袁国玉(167)

水 乡 风 物

- 潜江旧治安远镇故址考……………杜诗成(1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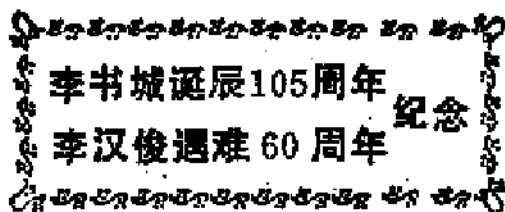
赞潜江.....	马明远 (183)
楚潜名伞.....	蔡其环 吴家金 (184)

史 实 存 真

也谈薛豫屏之死.....	左复棠 (186)
关于薛豫屏之死的补充.....	梁上贤 (192)
关于几件史实给政协文史委员会的信.....	郑星五 (194)
日寇在沙街制造烧杀惨案的真相.....	张书祥 (198)
更正.....	编 者 (201)

业 务 讲 座

浅谈文史资料的写作(续).....	萧志华 (202)
来信摘登.....	(211)
《潜江文史资料》征集参考题目.....	(214)
《潜江文史资料》第三辑发行数、发行人.....	(228)



忆辛亥老人李书城

吴先铭

一、值得怀念的历史人物

李书城，湖北潜江县人，我曾在湖北省参议会与之共事一段时间。他为人老成练达，和蔼可亲，富于正义感，有话直说，行动果断笃实，是一位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追求进步、值得怀念的历史老人。

从外貌看，李书城不是魁梧奇伟的人物，既无雄姿英发，也不温文尔雅，更不倜傥风流。高度的近视，严重的口吃，浓厚的家乡口音，给人的印象极其平实谨严。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于日本东京，会上推孙中山先生为总理，李书城毅然加入，这是他追求革命的起点。他曾在经心书院研究“经学”，后在日本士官学校专治军事学。先后任黄兴的参谋长、陆军部长、陆军总长，是我国军界老前辈。解放后，首任中央农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65年因胃癌去世，终年83岁。

1911年武昌首义后，黄兴就任革命军总司令，以李书城为参谋长。当时，清王朝力图垂死挣扎，派冯国璋为“前敌”

指挥，向革命军发动猛攻。革命军在汉口、汉阳与清军展开阵地争夺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推翻清廷260余年封建王朝的阳夏战役。黄兴偕李书城亲临汉阳十里铺、扁担山、磨子山等处督战。他们浴血于枪林弹雨之中，烈焰熊熊，火光冲天，流弹落到总司令部附近，副参谋长杨玺章中弹阵亡，黄兴、李书城态度从容，极为镇定，充分显示了黄兴总司令指挥若定的主帅风度，也突出地显示了李书城参谋长运筹帷幄的卓越才能。

二、化悲痛为力量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反革命势力甚嚣尘上，在“宁可错杀一千，决不遗漏一个”的胡（宗铎）、陶（钧）血腥统治之下，身为湖北省教育厅长的李书城的胞弟李汉俊于1927年12月17日惨遭军阀杀害，陈尸街头三天之久。这使李书城陷于痛苦的深渊。

李汉俊牺牲时年仅37岁。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受人尊敬的革命志士。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精通日、英、法、德四国文字，尤以德语、日语说得极为流利。很早就接受日本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他与陈独秀共同发起共产主义小组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筹备并参加党的一大，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积极领导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使敌人闻之丧胆。李书城十分同情并极力支持胞弟的革命活动，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兄弟俩不仅有骨肉之亲，还有革命之情。

李汉俊被害，给李书城精神上带来极大的痛苦。可是，他并没有因此消沉。在逆境中，在以后漫长的黑暗岁月里，

他始终站在进步立场，始终是个左派。他竭力化悲痛为力量。敌乎？友乎？他很明白这个界限。他在追悼李汉俊、耿仲钊两烈士时写了这样一副挽联：

枭鸟九头，死在泉壤难瞑目，

荆楚三户，终是暴秦掘墓人。

李书城爱憎分明的坚定信念，值得人们景仰。

三、不屈的战士

李汉俊被害后，反动派视李书城为潜在的敌人。反动特务的凶残，以及他本人处境的危险，李书城是深知的。他用“退一步、进两步”的战略，提醒自己，激励自己，把自己装成消极混世者，好象万念俱灰，看破了红尘的样子，一心皈依佛教，研治佛学。他常与寺庙住持、长老、活佛打交道，恪守清规戒律，看起来，宛如一个虔诚的“居士”，实际上却是一个不屈的战士。

慑于李书城的声望，国民党当局给他一个湖北省通志馆馆长的闲职，有意冷落他。

通志馆在武昌原熊廷弼路（今武珞路）破烂不堪的弥陀院里，连电话都不给安装。可李书城倒蛮热衷于此。他认为编修志书是以古鉴今、继往开来的大事。他利用这块阵地延揽了一些有才有识之士，如张春霖、李廉芳、程志纯等。诸老人老有所为地编纂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为文史宝库增添了一笔精神财富。

四、戴红帽子的人

湖北省参议会1947年举行湖北省银行监察委员选举，规定由省参议员投票。当时，参加竞选的有张难先、李书城、邓启龙三人。邓系松滋人，中统骨干，《中国晚报》社长。

省参议会分为两大派系：一为“论坛派”，一为“民宪社”。论坛派内定全票支持张难先，民宪社举棋不定。邓启龙大肆活动，中统局华中区特派员熊东皋和邓系小同乡，极力帮邓助选。有一次，民宪社参议员商讨候选人时，省参议员夏学周（中统局湖北省调查统计室主任），公开为邓启龙拉票，并说：“我们决不能选戴红帽子的人”（暗指李书城）。省参议员吴先铭接着说：“现在论坛派推举张难先，民宪社就要抬一位有声望的对手。我认为张难先、李书城在天秤上比重相当，份量相等。我建议投李书城票为宜。如果有人声望远、学识上超过李书城，那就择其优者而从之。李书城是通志馆长，辛亥老人，他并不代表任何党派……。”这一下，会场出现了有利于李书城的风向。随后，省参议员张式训等相继发言，特别强调：“我们当轿夫的也得抬一个象样的人！”最后，多数人赞成投李书城的票。第二天选举揭晓：张难先、李书城双双当选为湖北省银行监察委员。事后，李书城笑着说：“有人为我戴上了红帽子的桂冠，其实，我还不够格戴红帽子哩！”

五、不让老虎添翅膀

1945年底，潜江县进行省参议员选举，李书城当选省参议员。之后，有人劝李书城进一步竞选省参议会议长（竞选议长必须首先具备省参议员资格）。这一消息传出，遭到何成藩的某些亲信如徐源泉等的反对。这些反对派明目张胆地指出：“如果让李书城当选为议长，那就如虎添翼，不堪设想……我们千万不让老虎添翅膀！”不久，拥护何成藩的人们在汉口德明饭店召开“预祝何雪竹（何成藩别号）先生当选议长”大会。这时候，李书城权衡得失，认为不搞比搞好。在错

综复杂的情况下，李书城主动向潜江县放弃省参议员当选资格。这，算是李书城晚年在生活激涡里荡起的一个小小浪花。

六、辛亥老人的怒吼

1941年冬，陈诚任湖北省主席时，邀请李书城出席由陈诚主持的“湖北省党政军年终检讨大会”闭幕式。

李书城在讲话中大胆地指出：“……政府当局没有遵照孙中山的遗教办事，孙先生主张‘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潮流，合乎人群需要’。今天是不是做到了？

“孙先生号召‘和平奋斗救中国’，今天又做得怎么样了？

“很多地方天高皇帝远，人少禽兽多，无奇不有！胡、陶在武汉屠杀了那么多的仁人志士，言之痛心！……”

李书城无所求，无所畏，越说越起劲。本来，他严重口吃，结结巴巴的发言，更加重了语词的音量。全场肃然无声，静听这位辛亥革命老人的怒吼。

李书城的讲话，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台上、台下千百双惊奇的眼睛，转而集中到陈诚身上。看得很清楚，陈诚对李书城默默无语，横眉冷对。

在军乐高奏声中宣布闭会。人们目送貌合神离的朝野两将军走出会场。

还要附带提一笔，在这不久，湖北省立师范学院举行毕业典礼，邀陈诚、李书城等参加。在此之前，曾发生师范学生没有入场券闯进剧场看戏，以致秩序大乱，宣布停演的事。陈诚这天，结合此事批评师院学生说：“……湖北学风一向坏，现在好些。前天你们为看戏闹事，虽然是个小事

情，但也是不应该的……”

李书城针锋相对，即席讲话：“……湖北从张文襄时代起，学风是很好的，后来变坏了，现在还是坏。刚才陈主席说，看戏事是小事，我看不是小事！……”

陈诚一听，脸色骤变，马上问湖北省保安处长阮齐：“那两个为首闹事的学生在哪里？”阮齐答：“还看着。”陈诚说：“马上枪毙！”

经在场官员同声请求，陈诚才收回口头命令。

本来，这实在“是个小事情”。而陈诚为什么一忽儿说是“小事情”，一忽儿又如此小题大做？可以认为这与上次李书城在湖北省干训团湖北省党政军年终检讨大会闭幕会上的“怒吼”有关。（此段文字请参阅拙作《湖北省党政军年终检讨大会见闻》，载《湖北文史资料》总第十五辑）

七、疾风知劲草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武汉形势急转直下。白崇禧任华中“剿匪”总司令驻在汉口，管辖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江西、汉口、广州七省二市，拥兵20余万。当时派张淦、鲁道源两兵团驻守武汉，陈明仁和张轸兵团布防鄂南和湘北，黄杰和沈友藻兵团驻湘东及赣西一带。阴险奸狡的白崇禧，一手握机关枪，一手摇橄榄枝，军事上想用和平攻势作缓兵之计，政治上挤垮蒋介石，捧上李宗仁。1949年元月的一天，白崇禧特约李书城、耿伯钊、艾毓英会商与共产党谈和问题，决定请李书城北上议和。

李书城答应前往北方与共产党谋和。李书城等历时数十天，往返几千里，回到武汉时，白崇禧却改变了态度，对李书城非常冷淡。为什么前恭而后倨？正如艾毓英在《武汉和

平运动始末记》一文中分析的那样：“……蒋介石妄图作困兽之斗，恣枝不去，桂系集团欲取而代之，故在帝国主义指使和支持下，制造一种假和平，以攫取反劫中央的统治地位。这时蒋已引退，李已上台，目的已达，手段何用？因而白崇禧的所谓‘和平’反蒋是手段，反共是目的，‘和平’是口号，战争是行动。……”（引自《武汉文史资料》第二辑）。

可是李书城却把握时机将在解放区所见所闻先后在湖北省参议会、武汉大学、中华大学等处公开演讲，他说：

“……我到北方正值春节，人们欢度佳节，玩龙灯，踩高跷，扭秧歌，舞狮子，锣鼓声、鞭炮声一片欢乐。在我们这边夜晚戒严，一夕数惊，有的地方发生抢米，一片混乱。一个时代、两个人间……”。听众面对现实，向往解放区，对稳定人心、迎接解放军起了很大作用。

“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在风风雨雨的不同时期，李书城始终是一位紧紧地跟随历史的脚步不断前进的人。

吴先铭：武汉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李书城先生几件事

严西岩口述 朱茂凡整理

李书城，别号晓园，湖北潜江人。曾留学日本。辛亥革命任黄兴战时总司令部参谋长。随后又当过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民政厅厅长。后因年老体弱，改任湖北省通志馆馆长。他作官清正，为人颇直，见义勇为，嫉恶如仇，与所谓湖北的“三怪”严立三、石瑛、张难先等齐名。省主席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抱着“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的古训，对湖北三怪和李书城是非常敬重的。据我在湖北省政府秘书处亲眼所见，李书城每到秘书处会陈诚，陈必亲自迎送，送客到门外还站着目送很远，要他的卫士照料李书城上了滑杆，陈才回到办公室。可是李书城绝不因陈之恭维而阿其好。兹就我耳闻目睹的几件事概述于下，以供征集人物文史资料之参考。

一、面斥陈诚违法乱纪

自抗日军兴，陈诚在军事上节节失败以后，因得蒋介石的宽纵，接任湖北省主席，急欲在政治上作出成绩，以挽回常败将军的丑名。一到湖北，便采用大刀阔斧的手法，声称要建设一个新的湖北。所以只要是与湖北有关的事，都要加一个“新”字，如他的《新湖北建设计划》、《新湖北民生经济政策》等，甚至招牌也要加一个“新”字，《新湖北日

严西岩：81岁，曾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秘书多年。

朱茂凡：湖北省文史馆馆员

报》即是用以表示他要除旧革新、与民更始的决心。他大力扶植党羽，培训新闻干部，在他自己创办的《新湖北日报》、《新湖北季刊》上，为他捧场喝采，歌功颂德。对湖北在中央的所谓元老能接近蒋介石的，如何成浚、居正以及“三怪”等，逢年过节，都要馈赠礼物，甚至送钱。张难先在其《八十自述》中云：“陈主席辞修遣人送白翎千元”，即其明证。陈为什么对湖北这些有资望的人故献殷勤呢？很明显，无非是要利用这些人在中央为他宣扬政绩，讨好蒋介石，便于他巩固对湖北的法西斯统治。他不仅买通一些人为他宣传，还要利用每年终召集全省各专员县长到恩施参加业务检讨会为他捧场。名曰检讨实际是虚报成绩，互相标榜，使省同级机关出席的如省党部、青年团、省临时参议会和高等法院的“首长”们，作为应声虫，登台对他的政绩赞扬一番。这已是司空见惯。一次，陈诚由重庆回恩施，洋洋得意，通知党政军首脑到省府秘书处开小型座谈会，李书城应邀出席。会上，当省党部主任苗培成对陈诚的施政方针大加称颂，并把陈与张之洞相期许时，李书城举手要求发言。李一向是以推崇张之洞著名的，今忽听到有人把陈诚与张之洞打比，感到恼火，颇觉侮辱了他平素所尊敬的“襄帅”，故在发言中说：“陈主席今天召集座谈会，是要大家来献计献策，应兴应革，并非要我们歌颂一通。如果把陈主席与张文襄打比，我感到有点不伦不类。彼何时也，此何时也？那是专制时代，这是民主时代；那时承平时，这是动乱时候。事实上也不可能一样。我感到陈主席在湖北敢作敢为，办事魄力很大，惩治贪污，抑制豪强，这些我也是举双手赞成的。但办案要经过调查研究，要经过审判程序，如果以手令代替法律，以好恶

或一句话决定人的生死，那不是违法乱纪吗？且办小的，不办大的，大的、有关系的，让它跑了或化为乌有了，其何以安人心而伸法纪呢？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古有明训。希望陈主席在这方面有改进，那就好了。”

李书城的一席话，说得会场鸦雀无声，在座旁听的厅处的秘书科长们，无不心悦诚服，但不敢鼓掌叫好。准备唱赞歌的，听李书城致词以后，亦不便继续发言了，致令会场冷静了一会。陈诚见机不妙起立发言，表示虚心接受李先生的意见，并希望以后多多赐教。这次小型座谈会，没有达到陈诚预期的目的，不欢而散。

事后，据主任秘书刘慕透露，秘书长刘千俊挨了陈诚的训。陈令他以后不要开无准备的会，会上何人发言，要事先准备安排，发言内容，也要事先联络摸底，使会议开得不冷场，有效果。由此可见，陈诚是好大喜功、虚伪透顶的。

二、棍打张难先滥用职权

1939年7月，严立三辞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民政厅长职务，改由张难先继任。张接任后，急欲有所创新，但因求治过急，又往往不免有些刚愎自用。一日，教育厅主任秘书张某到恩施城关理发店理发，该店只有理发师一人，正在为别人理发，叫张坐下稍等。不一会，又来一人，理发师把前一人理完后，又理后张而来的这一人，置张主任秘书坐冷板凳而本顾。张即质问理发师不分先后，不守秩序。理发师答：“能候则候，不能候就请走。”张以理发师傲慢不讲理，举手就打了理发师一耳光，理发师当然不知张是教育厅主任秘书，哪甘示弱，还击张一耳光，但由于用力过猛，手指甲划破了张的面庞，鲜血流出。两人纠缠不休，经人劝解方散。

张主任秘书回到教育厅，报告厅长时子周，时见张脸上的血痕，怒不可遏，急以电话报告民政厅长张难先，张厅长又电话警察局封闭了理发店，关押了理发师。警察局依法押人不能超过二十四小时，即把本案移到法院去了。而法院与地方行政官署一向是有矛盾的，即票传张主任秘书对质。因为时隔几日，张脸上已无伤痕，即追问是谁先动手打人。理发师当面指责是张先动手，张亦无法否认。于是法官将张大加申斥，说张是教育厅主任秘书，负有教育人之责，怎能先动手打人呢？理发师虽然也动了手，但那是还击。事情是你张某激起来的，触犯了刑法，姑念身负重任，给予警告处分，理发师释放，理发店启封。

张主任秘书打输了官司，气得泪流满面回厅，时厅长见状，又向张难先请援。张难先非常气愤，大骂法院故意刁难，于是再电警察局封闭理发店，收押理发师。一时舆论哗然，满城风雨。事闻于李书城，他不坐滑杆，从城外步行到民政厅。张难先正伏案批阅公文，李太喝一声：“好一个张难先！你身为民政厅长，不察民情，一再滥用职权，关押理发师，封闭理发店，你当厅长的敢违法，我也来犯点法！”说罢就朝张难先背后打了两拐杖。张难先大叫：“李书城野蛮无理！”隔壁的主任秘书闻声赶来，李书城已扶杖而去。李的不辞而别，倒使张难先难过起来，不仅怒气顿消，反而风趣地对主任秘书说：“昔蒋先生不辱揆外，张杨以兵谏，令我张难先有错，李书城以棍谏。手法虽然不同，而用心之好是一样的。”语毕，即令秘书打电话警察局放人启店，并要时子周劝告张主任秘书不要再告了。隔日张难先到省政府秘书处会到李书城，两人相视而笑。李书城随问：“打伤了老骨头没

有？”张答：“衣服穿得很厚，伤皮未伤骨，希望以后犯了错误重点打，使我知道痛才能改。”两人有说有笑，和好如初。可见两老胸襟豁达，心交深厚，堪为后人楷模。

三、谴责石瑛妄耍威风

抗战期间，石瑛在恩施任湖北省参议会议长。他的资望虽然很高，又属民意机关，但对于飞扬跋扈、胡作非为的陈诚，不仅没有一语指责，反而遇事迁就，对陈抱有很大的希望。一向爱打抱不平的李书城，对石瑛这种作风常有批评，这是当时尽人皆知的事情。适有军管区罗科长一天早晨到龙洞探亲，走错了路，见室旁菜园有位老人锄草，罗并不知道这就是石瑛，于是说：“请问老头子一个路。”石未答。罗又问：“老头子耳朵不灵光吗？”石瑛火了，停下活问罗是什么人，罗答是军管区科长。石说：“好大的官啊！好大的威风啊！随便叫我是老头子，随便骂我是聋子，在城市有官管的地方你都这么厉害，在乡里征兵是怎样欺压老百姓呀？”罗当场为自己辩解：“喊老头子有什么错呢？”石更气势汹汹急叫家里出来一人，快打电话请军管区彭司令讲话。罗一听要同彭司令讲话，知道老头子不是寻常人，掉头就走。

罗回到军管区，司令彭善正在找他，不容罗分说当即责备他不应该喊石瑛老头子。罗说：“我哪晓得在菜园锄草的人是石议长？不知者应不为罪。”彭说：“石议长非开除你不罢休。”罗说：“只好听命。”但彭善对罗虽然严于申斥，并不想免他的职，只望拖过几天叫参谋长引罗到石公馆赔礼道歉了事。不料石瑛怒气难消，一再电话彭善，坚持原意。罗科长怕彭善作难，就自动提出辞职，而彭善还是搁着未批。越日彭善到秘书处开会，见张难

先、李书城均在座，即把罗喊石瑛老头子的经过，用说故事的方式有意让两老闻之，得便和解一下。张难先听了默不作声，李书城听了付之一笑，彭善也就不便继续说了。不料当天下午李书城便到石瑛家里去了，适有参议会秘书长贺宝珊在座，李书城一见面，就照石瑛骂罗科长的语气，叫声：

“好大的议长好大的官啊！好大的威风啊！要是当个主席还不是如陈诚一样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吗？陈诚这大的威风没有听到当议长的吭一声！抗日这么紧张，随便开除人，那不是逼到沦陷区当汉奸去吗？传说清纪晓岚喊乾隆皇帝是老头子，经纪一解释，皇帝也没有杀纪的头哩，况罗科长喊你老头子根本不知道你是石议长，并有‘请问’二字，这有什么大错？这又犯了什么法？硬要彭善把罗开除，滥耍威风，未免太不合乎情理吧？”李书城噼噼啪啪的几句话，说得石瑛笑起来了。贺宝珊看到事情得到缓和，连忙插话说：“彭善已对罗某申斥几次，罗已自动辞职，请令处分，请议长原谅他一下吧！”经这一解释，石瑛已心平气和了，即叫贺宝珊打电话收回成命，让罗科长复职。彭闻讯，也连忙叫罗科长到石瑛家里赔礼道歉。一场“老头子”风波方告平息。

四、痛骂胡宗铎残杀青年

胡宗铎在湖北省当清乡督办的时候，“宁可误杀一千，不可枉赦一人”，这是尽人皆知的。胡离任时，把湖北人民财产搜括殆尽，肥入私囊。后逃到香港作寓公，以大批金钱结交天下名士，为他营谋湖北省主席。蒋介石念他“清乡有功”，也想起用他。当此时刻，李书城赶到南京、上海，发动舆论，控诉胡宗铎在湖北的滔天罪恶，以致胡未实现所愿。因此胡对李恨入骨髓。解放前，李书城在武汉发

起组织和平运动委员会，胡宗铎由渝至南京，路过武汉，有人提议请胡入会。李书城气又来了，当众骂胡宗铎在湖北清乡，残杀吾鄂青年难以数计。今血迹未干，彼有何面见吾鄂人民，吾鄂人民又岂能容此刽子手？胡宗铎这时恃有白崇禧在湖北，抗日时期蒋介石又起用他为上将参议，气焰极为嚣张，说什么：“我胡宗铎杀人是事实，问题要看杀的是什么人。”对李书城反言相诘，并请汉口名律师谭泽闿以当众诽谤罪控李书城于法院。李书城毫不退让，准备到法院与胡宗铎对质。后经武汉双方友人从中调解，胡宗铎遂离武汉到南京去了。李书城并不因胡宗铎控告而泄气，为了倡导和平，同耿伯钊、张难先等时而游说白崇禧，请其认清形势，与民生息；时而出入省参议会，促其为民请命，呼吁和平。在讨论会上，在宴席会上，还与那些顽固派如孔庚、杨达之流，进行了义正词严的不懈斗争，轰动一时。

五、为解放区力争救济物质

抗日胜利，武汉市政府为了救济过境难民，使其顺利迁复家乡，特设临时救济委员会，推湖北省通志馆馆长李书城主持其事。内支事务人员，都由机关调配，没有固定经费，还要发动社会力量分途募捐，任务非常繁重。通志馆设在武昌弥陀院，刚刚复员，百端待理。李书城每日既要到通志馆布置工作，又要到救济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通志馆与救济委员会距离很远，李书城以年迈之身，不惮路远，不辞劳苦，统筹兼顾，实属难能可贵。特别是湖北善后救济署每次远来救济物质，如奶粉、面粉、豆粉等堆积如山，如何分配，总有争议。有一次分配解放区物资，与会人员同声反对，李书城站起来发言，排除众议，力陈抗日时期国共合作，打垮强寇，取得决